

三毛把
吳曉



文人情趣的智慧

布丁著

顾晓鸣 主编



2027
2.2(5)
《中国的智慧》丛书

顾晓鸣主编

文人情趣的智慧

布丁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068484



女子学院 0018171



(浙)新登字1号

责任编辑：章 依

封面设计：王义钢

文人情趣的智慧

布 丁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萧山印刷厂印刷
(萧山市环城东路1号)

浙江星邦信息处理电脑有限公司激光照排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5.5 万 印数 1--20000
1992 年 8 月第 一 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13-00835-8/G · 189

定价：3.60 元

《中国的智慧》丛书

总序

智慧，是在一般人看不到智慧的地方，看出智慧的能力。

但这种看出“智慧”的智慧，却并非生来俱有；我们聪明，完全靠的是人类的聪明——人类古往今来无数智者的智慧。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

没有先人所积淀下来的智慧，~~我们~~大脑无论怎样发达，也不可能有智慧；

而如果没有个人自己的智慧，放在我们面前汗牛充栋的“智慧文献”，至多是名言警句和奇闻轶事，~~它们~~不会自动地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智慧。

智慧并不是单纯的“知识”，智慧是一种心灵素质和运筹能力。

这样，作者以自己的智慧，在积淀着人类和民族智慧的先人文献中，展现出可供现代人感知、领悟、吸纳的“智慧”，便也成了一种在更广大时空中的“大智慧”：靠着它，

既使今日今时的亿万个人成为植根于人类和民族智慧的真正智者，又使人类和民族的智慧长入未来，发扬光大。

《中国的智慧》丛书之境界当在斯也。为此，我们认真设计了编撰的方略：站在智慧人的肩上——作者和编者的智慧，除了得自多年来厚积薄发的学问体验和人生感悟之外，更有意识地借助现代世界范围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视野新方法，尤其各种文化解析的理论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文献相互观照，通过中外、古今的“两端”，使之相互发明，呈现出一种既突现中国文化神髓和中国人知行方式，又充满现代意味的“智慧”——一种在世俗中进取成功，而又超越物界，卓然独立，安身立命的大智慧。

因此，读者诸君在《中国的智慧》丛书中有可能同时发现——

在中国古代文献、学派、思潮、史迹、故事、趣闻、风俗以及器物，也即中国传统有形和无形的各种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国的智慧”；

用以开掘和阐明“中国的智慧”的现代社会——文化分析的智慧；

作者在撰写、编者在总编《中国的智慧》过程中所体现的智慧。

而读者的阅读过程又是自己比照和反观自身智慧的过程：书中的智慧将激发你的智慧；你的智慧又最终使《中国的智慧》呈现出其内含的智慧。

因此，本丛书的 20 部书稿，不拘一格，多样而统一。各有专攻和风格的作者，扣住“中国的智慧”，把最具个性的个人视角、体验和技巧，与最具共性的问题、文体和文字结

合起来，既不庸俗，也不孤僻自赏，贴近日常意识而超越之，发挥玄思妙想而不卖弄学问。

同时，作为整套丛书，我们特别讲究独特的切入点：既顾及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文献、学派、人物和方方面面，又避开大而化之，有可能陈陈相因的选题方式。因此种题目，真知灼见之多使后来者难以落笔，陈词烂调泛滥又最易鱼目混珠，故我们以自成一格的方式切入，熔人物行迹与学理于一炉，既可读有趣，又便于出新意启新智。各书或以名著立题，或以学派立题，或以部类立题……我们完全瞩目于如何最有利于“中国的智慧”之阐述，同时，在构思、组稿和定编的过程中，花大力气于各部书稿之相互匹配、相映成趣。切入点各各不同、风格风味相异的各部书稿，组成错落有致的格局，似智慧之盛宴，文化之佳景也。

由此而呈现的“中国的智慧”也就不再是僵化的定义、机械的条文，而是研究、编撰和遣字造句过程本身，一种气韵生动、机趣勃勃的思考和探究的状态。于是，读者也是我们探寻“中国的智慧”工作中当然的一员，你我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和智慧的信念和热忱，是“中国的智慧”得以呈现的最根本前提，你我本是“中国的智慧”的组成部分！

这种兼具理性和感性的炽热心绪，这种胸中始终有着读者的创作心态，是本丛书编撰同仁不断相互勉励的工作精神。因此，我们深知学问和写作上都会有欠缺，但可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从而不断完善。

学名为“智人”的人之区别于动物之处，正在于不断超越迄今为止的“知”，在“不知”领域寻找无限的可能性。已有的“知”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新知”，每一代人的智力活动也

就构成了人类和民族智慧自身发展的动因。因此，“中国的智慧”呈现为眼下 20 部书稿的样态，只是它的某种形式而已；“中国的智慧”之呈现方式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中国的智慧》丛书正是自觉地提出这一命题，自觉地开展系统研究的大历程的第一步。正是时候，有志于此的朋友，且让我们携手同行！

在开发“中国的智慧”的过程中，呈现和把握“中国的智慧”，这就是《中国的智慧》丛书的大智慧。

心有灵犀一点通，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周向潮先生的睿智和信赖，最终使上述的种种想法形诸一本本在你眼前的的文化品——我们这整整一代中国人智慧的汇集，才是真正活着的“中国的智慧”。

顾晓鸣

识于上海离斋

1991 年 3 月 22 日

《中国的智慧》丛书

(第一辑)

神与物游巧夺天工的智慧
存乎一心的中国智慧
灵犀和觉悟：心性的智慧
中国生财理财的智慧
先秦政治中的智慧和谋略
吕不韦的99种智慧
游说·侍对·讽谏·排调：
言辩的智慧
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
怪异·神乎其神的智慧
中国佛门的大智慧

温 天著
顾培晔著
施忠连著
朱国宏著
曹 峰著
张自文著
吴礼权著
邵毅平著
林在勇著
洪丕谟著

(第二辑)

洞达人性的智慧 邵毅平著
教化和造化的智慧 金大陆
梦·象·易·智慧之门 温 天
中国智术中的智慧 大 雄
文人情趣的智慧 枫 尼著
隽思妙寓的智慧 布 丁著
人·仁·众·人与人的智慧 张振华著
中国方术的大智慧 顾 骏著
中国数学的智慧之光 洪丕谟著
融合四方文化的智慧 吴让泉等 著
龚方震著

目 录

《中国的智慧》丛书总序	顾晓鸣
前言	(1)
第一章 琴瑟之蕴	(7)
谈琴话乐	(7)
乐以知世事	(11)
乐中知人心	(13)
鼓琴瑟以乐心	(17)
乐至则无怨	(20)
八音独钟琴	(24)
但识琴中趣	(26)
琴如其人声如心	(29)
第二章 棋局之艺	(32)
天地围入棋局中	(32)
棋盘折射人世情	(35)
千年一瞬间	(38)
举重若轻忘忧多	(41)
聊凭坐隐以忘情	(43)
盘上征战黑白间	(45)
一十九行与二十四史	(47)

围棋之道在逍遙	(50)
帘閣蕭閑看弈時	(53)
第三章 书墨之意	(56)
得天地万物之毓秀	(56)
书为心之画	(59)
书品与人品	(61)
乘兴挥洒寄情怀	(64)
怡情善性益年寿	(68)
得其自然 兼具众美	(70)
颠狂皆因情中人	(72)
“六分半书”之怪	(75)
第四章 丹青之妙	(77)
尘外之意托丹青	(77)
融入大自然	(80)
搜尽奇峰打草稿	(82)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85)
发胸中之逸气	(88)
画中四君子	(90)
赵松雪的《醉菊图》	(93)
笔墨妙处不离禅	(97)
天趣与墨戏	(99)
第五章 清茗之品	(102)
汲泉品茗洗凡尘	(102)
清茶皓月照禅心	(105)
精茗蕴香借水发	(107)
火候定汤见功力	(110)
茶趣与茶具	(113)
诗清皆为饮茶多	(116)

闲品茶经拜羽仙	(119)
第六章 饮酒之趣	(121)
醉翁之意不在酒	(121)
未饮陶陶心先醉	(127)
酒中自有羲皇淳	(128)
消愁解忧有杜康	(130)
乱来唯觉酒多情	(134)
酒到酣处何须劝	(136)
莫教一日花不开	(138)
佩刀质酒喜相逢	(141)
醉中得句若飞来	(142)
酒令行得酒趣添	(146)
第七章 山水之怡	(151)
一叶随风万里身	(151)
游山泽 观鱼鸟	(155)
悠然见南山	(157)
自食其力之乐	(159)
金谷涧宴游	(161)
梅妻鹤子任逍遙	(163)
登山必凌绝顶	(165)
第八章 品书之味	(169)
书趣钩沉	(169)
不求甚解好读书	(173)
闲读诗书求雅兴	(176)
书斋之贵与妙	(179)
黄金散尽为收书	(182)
藏书与抄书	(184)
藏之书房,传之久远	(186)

藏书散书见性情	(189)
第九章 酬唱之情	(192)
唱和酬答诗会友	(192)
前贤后哲心相通	(196)
南省风雅消闲愁	(199)
相见时难别亦难	(201)
劝君更进一杯酒	(204)
唯有垂杨管别离	(205)
第十章 行居之乐	(208)
结庐在人境	(208)
咫尺山林蕴胜景	(211)
不可居无竹	(213)
石不能言最可人	(215)
开窗借美景	(218)
道途行乐之法	(220)
野花啼鸟亦欣然	(224)
走向大自然	(225)

前　　言

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了，他们的名称叫“士”。“士”作为“四民”之首，其余三民都有物质生产本业，唯独“士”凭借其知识技能，靠“口舌”来谋生。周游列国的孔子，游说诸王的孟子，合纵连横的苏秦、张仪，自成一家的老子、庄子、荀子，以及诸子们众多的弟子学生，还有专为某一贵族王侯将军出谋划策的门客，都属于这一阶层。也许当时教育很不普及，所以知识分子也不算多，相互竞争的国和王又很多，因此总有机会出仕。秦汉以后，受教育的人增加了，机会却很少增加，有知识也不一定有官做，因此又出现了“文人”的说法。

“文人”实在是个意宽又模糊的概念，并且常与“士”相提并论。按现在的理解，文人泛指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上者可以是封侯拜相的达官贵人，下者则可以是布衣一生，自食其力于乡野之地的书生。这一阶层的明显的共同特征，除了自幼熟读诗史，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知书达礼”外，便是有闲。《世说新语·任诞篇》曰：“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谓名士。”三条中，“熟读”为文化修养，“痛饮”为生活方式，“常得无事”就是有闲。虽然难免遭际乱世，逢

遇不测，但总的说来，文人们的生计还是有保障的，他们或任朝廷官员，或到地方为父母官，稍不济些的，充任权贵的幕僚、食客，领个虚衔官职，即使隐居山林，退避田野，凭其才学声望亦能得有钱朋友的接济，或家有田产积蓄。陶渊明算是贫困的了，须时常参加田间劳作，但至少他在想喝酒时，还能坐在菊花地里等人送酒来。一定的经济保证，加上一定的文化修养，使他们不仅拥有“闲”时，而且为消闲而从事精神创造活动，拥有闲兴，寄情于闲兴，从而有闲情，从这些闲兴闲情中获得精神享受，品尝生活之趣，发现人生之美。这种精神上的享受与追寻，在文人群体中互相启发、补充、模仿，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共性倾向，我们管这叫文人情趣。所以，简而言之，文人情趣，是文人普遍乐持的某种生活态度和他们普遍追求的某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一旦形成，便不可能仅限于文人圈中，上至皇宫王府，文臣武将，下至市井百姓，都难免受其影响，成为时尚，但其价值取向，却是依文人的好恶而定的。

但是，文人情趣并不是“有闲”的必然产物，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传统与背景的。中国文人立身处世的哲学依据，主要出自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魏晋以后，又吸收了佛教的某些思想，而且儒、释、道居然能和谐地包容共存，形成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达时，往往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取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穷时，则往往以道家的融于自然，物我浑成，以求得精神的自由作为人生目标，取超然出世的生活态度。文人情趣，在前者或许只是一种精神的调味品，生活的点缀，在后者却成为生活的目的，精神的故乡。

文人情趣的形成并被公认，大约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黑暗，战乱纷繁，文人断了报国求名利之路，精神上的苦闷迫使他们不得不逃避现实，寻求新的精神寄托。于是，酒之趣被发现了，刘伶、阮籍们在醉中摆脱了世俗的羁绊；书之趣被发掘了，张芝、王羲之们在不为世用的书写中获得了超脱飘逸的轻松；琴之趣被重新认识，蔡邕、嵇康们在古朴的琴声中追思那太古遗美的悠悠琴韵；棋之趣被充分演绎，不仅有变化无穷之妙，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宇宙之“道”；山林之趣更是使文人们从大自然之永恒中感到了人生之短暂，从而亲近自然，获得内心的宁静……对现实的失望，精神的失落，使文人们在寻觅中积极地去发现，不少情趣就是这种苦中求乐，失落中求寄托的产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人于无奈中的一种智慧。鲁迅先生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平和生情趣，不再像蚂蚁那样忙忙碌碌追名逐利求功成名就，而要像仙鹤那样超脱俗世逍遙自在，文人情趣表现了人们精神上的返朴归真，体现了古代文人睿智的辩证思想。

文人情趣一经形成，对它的追随便表现出文人们对生活的体验与选择。叶灵风称：“读书是件乐事，藏书更是一件乐事。但这种乐趣不是人人可以获得，也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拈来即是的。”“真正的爱书和藏书家，他必定是一个在广阔的人生道上尝遍了哀乐，而后才走入这种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文与雅，是文人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美好之处。文者，智慧、知识，文人以此安身立命，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本领；雅者，高洁、风流、精致，文人以此孤芳自赏，安贫乐道，体现自己的价值观，平衡心理。有本事，但不一定为五斗米而出仕；你不

用我，我还看不上你呢。陶渊明作《归去来》辞，李白高歌“……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都是他们对生活的选择。唐代诗人杜荀鹤诗云“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也是颇含自赏之意的。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更是表现了他的情趣，在宦海阅遍人世沧桑，晚华在琴棋书画酒茶中安放自己的心灵。文人情趣通常将人引向“隐逸”的境界，然不论隐居山林还是垂钓江湖，情趣本身所表现的仍然是对生活的热爱，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和梅妻鹤子的林和靖，都是隐逸之高人，但都非常热爱人生，尽自己所能使人生更多一些美好。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以审美的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对中国人来说，生死是自然的，人生的价值实现不是在身后的彼岸世界，而是在现实的生存中。积极入世的儒家哲学主张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在处理各种人事中，求得生命的不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彪炳千秋，功垂史册。而主张出世的道家哲学，也不向往死后的永恒，他们认为人不过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适性任情，求得自我生命的自由发展而已，所以，尽情地发现和品味一切的美，努力地创造美来悦己悦人。美最重要的是道德品性的完美，人格的完美，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使文人们把道德美形象地寄于世间各种具体事物，化平凡为神奇，赋予日常生活高雅的人格情调，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把人生艺术化的倾向。松是坚毅刚强品格的化身；茶是清雅淡泊态度的体现；“怜琴为弦直，爱棋因局方”（宋刘一止诗），直，即正直，方，即方正。苏东坡甚至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赋予竹有节气、正直、坚毅等品性象征。郑板桥最爱画竹、石、

兰，取竹之坚劲，石之拙朴，兰之淡泊，也是将这些花草木石的特点人格化了。

文人情趣不乏幽默感，把人间纷争看作游戏，举重为轻，对人世之重负微微一笑。譬如围棋，战术与真的打仗颇相通，然而战争是沉重得透不过气来的灾难，造成社会动荡生灵涂炭。而棋盘上可以打得天昏地暗，遍尝失败胜利绝境逢生痛失战机等等滋味，却又轻松得只是一场游戏。为表示自己不入俗流却又下不了决心与世隔绝，那就不必真的跑到深山老林或躲到风波江上，只要有文人隐士那些高雅情趣，弹弹古琴，品品清茗，走走围棋，也能进入脱俗之境，是谓“市隐”、“坐隐”。

对许多文人而言，情趣是一种本身的需求，好而入迷，迷而入痴。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潮则说：“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他们所说的“癖”，都是指对某种情趣超乎寻常的执著与迷恋，由此而表现为狂，为颠，为痴，诸如酒后恣意挥洒的张旭，无处不书的怀素，自号大痴的黄公望。超越功利的爱好、专注，便是一种艺术的人生。

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有着精神层面的追求，文人情趣是我国古代人生活中注重精神生活的生动表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调，是古代文人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

今天，物质文明已有长足的进步，闲暇时间已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仅仅由吃饭穿衣、生儿育女、维持生命简单再生产的生活，而向往丰富多采，充满艺术趣味的生活，追求精神的愉悦和满足。以此反观历史上那些